

# 第一次吃月饼

本报老年记者 杨风莲



## 中秋遐思

本报老年记者 陈丽娟

秋风送来桂花的馨香  
玉轮高挂天穹  
举头望，月宫桂树花繁香浓郁  
嫦娥、吴刚、玉兔迎宾客在忙

年年中秋都一样  
可儿时的中秋镌刻在心上  
外婆家的金桂树  
又高又大花开袭人香  
树下的石桌上  
摆着月饼、苹果、石榴、葡萄  
白发苍苍的外婆上了三柱香  
让我们拜月亮  
祈祷月婆婆保佑平安乐福康

我们依偎在外婆、母亲身旁  
读父亲从远方寄来的祝福  
听母亲讲月亮的故事  
吃着月饼，喝着桂花茶  
真是又甜又香

今又中秋  
我把天堂的亲人想  
一叶知秋天已凉  
我仰望苍穹  
勾起我的无限思念

## 月圆中秋

□姜磊

桂花飘香  
思念亲人一天又一天  
秋高气爽的金色秋天  
一轮明月如玉盘挂在夜空

月圆如玉的中秋节  
幸福甜蜜的思乡味道  
飘满了华夏九州  
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心里

激动的心情热烈澎湃  
归心似箭的灵魂如光飞奔  
饱满精神有无限的动力  
只为以最快的速度踏上故土

团圆的歌声唱响五湖四海  
亲人的声音在耳畔回响  
大地母亲听到游子的心跳  
山川像父亲坚实的臂膀

稻谷阵阵飘香  
枫叶染红江山  
生命在呐喊佳节的重逢  
情思在追忆曾经的美好

月圆中秋的八月十五  
霓虹点亮夜晚的街灯  
那是母亲温柔的眼眸  
那是父亲温暖的怀抱  
那是爱人亲切的呢喃  
那是华夏神州的盛世佳节

为了堵住毛毛的口，我赶紧与毛毛拉勾。  
“妞呀，快帮妈将土豆和苹果皮去掉。”

“他爹，准备两个大碗，好用碗底托做月饼模。”

“儿子哟，去沟边抱些好燃烧的细柴回来。”

母亲一边麻利地切木耳和杏干丝，剥杏仁碎，撵压土豆苹果泥，一边安排我们爷仨干杂活。

不一会儿，母亲就调好馅开始做月饼了，只见母亲在案板上抹一层油，将早上和好的面擀成一个个中间厚边上薄的面皮，就开始包馅。包好的小包子放在翻扣大碗圆托上一按，就成了圆圆的月饼样子。在我对母亲巧手翻花似的欣赏中，两大盘月饼就做好了。

父亲坐在灶前燃起柔柔细火，母亲依次将月饼排放在锅底小心地翻转着，待一个个鼓起肚子且两面焦黄的月饼出锅时，香甜的味道就在窑洞内外弥漫起来。

待那个中秋节的月亮升到窗棂上时，我们就开始敬老天吃月饼了。

第一次吃月饼的我，细细品尝着那馅

的香甜黏糯、皮的焦酥美味……幸福得心花怒放，都想狂跳狂欢了。

月饼好吃，圆月迷人，但我没有忘记与毛毛的约定，趁母亲忙着洗碗洗锅之时，揣着两个月饼飞奔下坡去老水井边找毛毛去了。

我一路小跑还未到水井边，就听到毛毛的暗号呼唤声了。随着我的发声，毛毛从一棵老榆树后闪出来，两个小女孩一下子就咯咯地笑着，拥抱在一起。“快吃吧，还热着呢！”我挣脱毛毛的拥抱，连忙将两个还温热的月饼从衣兜里掏出来，捧到她嘴边。

“我舍不得先吃，咱们还是先拜过老天再吃吧！”毛毛的建议得到我的同意。于是，我俩一齐跪在井台上，向天上的那轮明月进行了叩拜。做完这一切，毛毛才坐下来，吃完了两个香香甜甜的月饼。

时间如梭，转眼已过去60多个年头了，母亲做的月饼味道仍然在舌尖上流淌，那夜的月光和小闺蜜的身影仍在梦中萦绕，当年馋月饼的小女孩已变成了蹒跚老媪。



太行人家

刘钢作



## 父亲

本报老年记者 孙长海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2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以及对我的谆谆教诲，至今使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因家庭困难，父亲只上了三年小学便辍学在家，跟着爷爷种地维持生计。父亲在家排行老大，下有一个叔叔和三个姑姑。父亲18岁那年，被抓当壮丁，从此与家人失去联系。解放后，父亲回乡务农。

父亲吃苦耐劳，为人正直，被群众推荐为生产队长。他更是以身作则，重活脏活干在前。那时候，每到农忙结束后，各

村男劳力都到距家几公里远的地方挖河。时值冬季，河底泥水封冻，父亲总是第一个脱下布鞋和袜子，跳进脚脖深的泥水中。一脚踏上，不仅刺骨冰凉，而且结冰的地方还能把脚划破，鲜血直流，可父亲全然不顾。大伙目睹此景，也纷纷脱下鞋袜跳入泥水中挖泥，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喊累。到兴修水利工程结束，父亲被评为“兴修水利工程劳动模范”，并颁发了奖状及奖品。我清楚地记得那奖品是一把铁锹。

父亲做事公道，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村里邻居闹矛盾、婆媳不和、家庭纠纷，都找他去调解。村里有一家弟兄三个，因分家各执一词，甚至大打出手。

父亲到场严厉制止，经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心调解，弟兄三人终于握手和好。

父亲常教育我不和人家比吃穿，不和人家比阔气，只和人比学习。参加工作后，父亲常告诫我要多干少说、诚实守信。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我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从普通员工加入党组织。

父亲对自家人要求严格，对别人却是助人为乐。那时物资匮乏，家家户户都非常贫困。一次，姑姑送来10多公斤红薯干，没想到父亲把红薯干分成两份，一份自家食用，另一份送给村里一家更困难的人家。多年来，这家人一直忘不了父亲的恩情。